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死魂灵

（俄）果戈理

中国文联出版社

死魂灵

[俄]果戈理 著
王 勇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石宗宾主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104-01558-2/I·636

定价:9666.00 元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责任编辑：郭媛媛

ISBN 7-104-01558-2



9 787104 015581 >

ISBN 7-104-01558-2/I·63

定价：9666.00 元



前 言

果戈理是俄国的伟大作家，1809年4月1日出生于乌克兰波尔塔瓦省米尔戈罗德县大索罗庆采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喜好文学，曾用乌克兰语写过几出喜剧。果戈理在家庭影响下，从小喜爱乌克兰的民谣、传说和民间戏剧。1821至1828年就读于波尔塔瓦省涅仁高级科学中学，深受十二月党人诗人和普希金的诗篇以及法国启蒙学者著作的影响，并在业余演出中扮演过讽刺喜剧的主角。1828年底，因为想去司法界发展而前赴彼得堡。次年发表长诗《汉斯·古谢加顿》。因长诗受到批评，果戈理把书店里的全部存书都买回来烧毁。自1829年底至1831年3月，先后在彼得堡国有财产及公共房产局和封地局供职，亲身体会到小职员的贫苦生活。在此期间还到美术学院学习绘画。

1831年夏，果戈理与普希金相识，从此过往甚密，在创作思想上受到重大影响。同年9月和次年3月先后发表的《狄康卡近乡夜话》第一集和第二集，普希金誉之为俄国文学中“极不平凡的现象”。这两部小说集将乌克兰的民间故事、童话、歌谣中的情节同乌克兰现实生活的描写交融在一起，歌颂农民、工匠、哥萨克的勇敢机智，以幽默的笔调嘲笑乡镇的统治阶层和黑暗势力，展现了富有诗意的乌克兰民族生活。整个作品里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情调。



死魂灵

1834 年秋开始，果戈理在圣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副教授，研究了乌克兰和世界世纪史。次年底离职，专职创作生涯也从此开始。同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表明果戈理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开始形成。

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在《米尔戈罗德》和《小品集》出版后，写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一文，论述果戈理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塑造和“含泪的笑”，对他的小说对俄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在进行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果戈理于 1833 年开始从事讽刺喜剧的创作。1836 年 4 月，名剧《钦差大臣》首次在彼得堡亚历山德拉剧院公演。剧作以普希金所提供的趣闻为情节基础，将俄国官僚社会的全部丑恶和不公正的事物汇集在一起，“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嘲笑”（《作者自白》）。

《钦差大臣》是整个俄国官僚界的缩影。赫尔岑誉之为前所未有的“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它对俄国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钦差大臣》上演后，以尼古拉一世为首的俄国官僚贵族社会对其攻击和诽谤，果戈理深感痛心。1836 年 6 月，他离开俄国到了德国和瑞士，写作上一年开始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在创作上备受普希金的关怀，《死魂灵》的情节也是普希金提供的。1837 年 3 月果戈理迁居罗马，在动身前获悉普希金被害，极为震惊，于是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将《死魂灵》的写作当做执行普希金的“神圣遗嘱”。1842 年 5 月，《死魂灵》第一部问世，继《钦差大臣》之后再次“震撼了整个俄罗斯”（赫尔岑语）。书中主人公乞乞科夫是



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社会中从小贵族地主向新兴资产者过渡的典型形象。他在官场中混迹多年，磨练了招摇撞骗、投机钻营的“天才”。当时俄国每10年进行一次人口登记，而在两次登记之间死去的农奴在法律上仍被当作活人，于是有的地主就曾拿他们做抵押品向国家银行借款。乞乞科夫决计到偏僻的省份，收购“死魂灵”来谋取暴利。随着小说情节的一步步展开，一个又一个地主形象展现在地主的眼前，如懒散的梦想家玛尼罗夫，愚昧、贪财的柯罗博奇卡，喜爱撒谎打架的酒鬼、赌棍诺兹德列夫，粗鲁、顽固的索巴克维奇以及爱财如命的吝啬鬼普柳什金等等。果戈理运用辛辣的讽刺的艺术手法，对这些人物的生活环境、外表、嗜好、言谈、心理等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描绘，使他们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典型。小说又通过残废军人戈贝金大尉反抗沙皇政府的插曲，把人民对专制农奴制统治的厌恶情绪给描绘了出来。果戈理在小说的抒情插叙中，把俄罗斯比做一架飞奔的三驾马车，以表达对祖国光明前途的信心。

为了治病，果戈理在《死魂灵》出版时曾暂时回国，1842年6月重又出国，大多住在罗马，但经常往来于意大利、法国与德国之间，他始终希望通过道德、通过人道主义的改进来改造社会，晚年更陷入博爱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他在《死魂灵》第二部中虽然继续对专制农奴制社会作了一些批判，却塑造了一些品德高尚的、理想的官僚、地主以及虔诚的包税商人形象。继续游历地主庄园的乞乞科夫，在他们的道德感召下，改恶从善，灵魂更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果戈理感到这些正面形象苍白无力，在1845年将手稿烧毁。1848年春，果戈理在朝拜耶路撒冷之后回国，定居莫斯科。1852年3月4



死魂灵

日逝世。在病危时，他又一次把重写的《死魂灵》的第二部给烧毁掉。

果戈理的创作同普希金的创作相配合，奠定了 19 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是俄国文学中“自然派”的创始者。果戈理的主要成就是对俄国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1856）中称他为“俄国散文之父”。他的作品影响了屠格涅夫、冈察洛夫、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杰出作家。自 20 世纪初叶起，果戈理的创作相继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称赞果戈理的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1935 年他翻译了《死魂灵》。20、30 年代，中国左翼剧团屡次演出喜剧《钦差大臣》，曾引起广泛的反响。果戈理的创作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在省会 NN 市的一家旅馆门口，停着一辆漂亮的小型马车，坐这种马车大部分人是单身汉：或是退伍的中校、军官等，还有地主，总而言之，是一些叫做中等绅士的人。马车里坐着一位绅士，外貌不好看，但也不难看，不胖，也不瘦，不年老，不过也不年轻。他的到来没有引起城里的任何骚动，没有随伴着发生任何特别事故，旅馆对面一家小酒店的门口，有两个庄稼汉对着马车指指点点，但对马车里的人似乎没有任何评论。“你瞧瞧，”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这是一只什么样的车轮子！你觉得怎么样，要是上莫斯科，这车轮子拉得到还是拉不到？”“能行，”另外一个人答道。“但到喀山恐怕不行”，另外一个人答道。谈话到此就打住了。此外，当轻便折篷马车驶近旅馆时，迎面走来了一个年轻人，身穿一条又窄又紧的白斜纹布裤子，一件想赶时髦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用一支产于土尔的手枪形铜别针扣住的硬胸。年轻人回过头，看了马车一眼，而他的帽子差一点被风刮掉，他急忙用手抓住，马上又赶他的路了。



死 魂 灵

当马车驶进了院子的时候，一个动作相当灵敏的侍者，赶紧出来迎接马车里的绅士，这个侍者的动作确实相当的灵敏，快得似乎没有时间去看清马车里绅士的面貌。他一只手拿着餐巾忙忙叨叨地跑出来，颇长的身子穿一件线呢制常礼服，后身差不多一直顶到后脑勺，他把头发往后一撩，灵快地把绅士带上楼去，穿过一条木制的长廊，领他去看上帝给他安排的卧房。旅馆是常见的旅馆，卧房自然是常见的卧房。是省城常见的那种，旅客们花费两卢布就可以住一昼夜这种舒适的房间，里面角角落落都爬满着黑李子干似的蟑螂，有一道门可以通往邻室，中间往往被一口五屉柜隔开，隔壁住的一位邻居，虽说是一个沉默而又文静的人，却非常好奇，对新来客人也充满了好奇。旅馆的正面和它的内部很相称：长长的，有两层楼；底层没有抹泥灰，露出了深红色的砖头，砖头有点脏，几经严寒酷暑，颜色越加灰暗发乌了。上层照例抹着黄漆，下面是一排卖马鞭、绳子和羊皮的小铺子。在旮旯儿里的一家以窗口为铺面开的铺子里，端坐着一个卖热蜜水的小贩，一只赤铜制的茶炊摆在身旁，小贩的脸跟茶炊一样红，远远望去，如果不是那一撮漆黑的胡子，还以为是窗台上摆着两只茶炊。

行李早在绅士进房之前搬进了屋里：首先是一只经过了无数次搬运的，有点磨损了的白皮箱子。抬这只箱子的，是一个叫谢里方的马车夫，他是一个矮个子，穿着大皮袄，另外一个听差彼得卢什卡，约摸三十岁穿一件肥大的、破旧的常礼服，那显见是东家穿旧了的，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严厉，他嘴唇很厚，鼻子很大。而后，搬进来一只红木小匣子，上面有美纹桦木的精工镶嵌花纹，还有几副皮靴楦头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东西都搬进来之后，马车夫谢里方跑到马厩里去照料



马匹去了，而听差彼得卢什卡就在黑沉沉的狗窝般的前厅里，安置自己的住处，他已经把自己的一件外套抱进来放在那儿，身上有一股子气味，后来拿进来的一只口袋也染上了那种气味。在这间小屋里，他把一张狭窄的三只脚的床靠墙放稳，再铺上他的垫褥，这垫褥是像薄饼一样的薄，一样的腻，而且还是主人给他的。

就在仆人急急忙忙干事的时候，主人来到了大厅。这些大厅通常是什么样的，每一个旅客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总是那么几堵被烟雾熏得发黑涂过光漆的墙，因为商人们在赶集的日子里都要上这儿来，六七个人坐在一起喝上两壶茶，下部被各种各样过路客人，特别是当地商人的背脊磨得发亮。总是那么一块熏黑了的天花板和一盏熏黑了的枝形吊灯，灯架下面垂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每当伙计跑过铺在地板上的磨损了的漆布，灵巧地托着叠满多得像海岸上的鸟群一样的茶碗的托盘的时候，这些玻璃珠就也都跳动起来，而且叮叮当地磕响起来。墙壁总是有那么几幅油画，——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人们在旅馆里常见之物，差异只不过在于：有一幅画上画着一个仙女，一对硕大的你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乳房。不过，这种恶作剧的造物在各种各样历史画中都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历史画也不知在什么时候，进入了我们的俄罗斯，有时甚至还是我们一些爱好艺术的达官贵人，在意大利听了他们的向导的劝说，大批买下来的哩。绅士脱掉了帽子，从脖子上解下了一条毛线织的花花绿绿的由妻子亲手给织的围巾，妻子一边织一边还细语温存地告诫说，要怎样围才暖和，没有妻子的，谁织的围巾，只有老天爷才知道，我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绅士刚解下围巾之后，就吩咐上菜。伙计给他端上旅馆里拿手好菜，譬如说：好



死 魂 灵

几个星期来就为过路客人准备好的菜汤加酥皮馅饼，青豌豆煎牛脑子，香肠配白菜，炸肥母鸡，腌黄瓜，随叫随到的酥皮甜馅饼，端上所有这些热菜和冷菜后，他就跟那个侍仆，或者说是伙计，聊起了家常：以前开这家旅馆的是谁，现在的东家又是谁，进项多不多，东家的为人怎样，对于这一点，伙计照例答道：“哦，先生，是一个大骗子。”无论在文明的欧洲还是俄罗斯，都有非常多值得尊敬的人，在旅馆里吃不下饭，除非跟仆人攀谈几句，有时甚至还要挺滑稽地开一下仆人的玩笑。不过，过路绅士提的问题一般是有目的的。他非常精确详细地盘问了，这城里省长是谁，民政厅长是谁，检察长又是谁，——总之，他问遍了所有重要的官吏。可是，对所有重要的地主，他打听得格外详尽细致，如果说不上非常关切的话：他又怎么会问到离城多少远，脾气怎么样呢？他又挺关心地问到这一带乡村的情况：在他们的省里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疾病，——流行性热病啦，致命的疟疾啦，天花啦，或者诸如此类的病，他问得很详细，好像根本不是出于好奇才问。绅士在举止之间流露出一种庄重威严的神气，连擤起鼻子来也特别响亮。不知道他有什么诀窍，使他的鼻子发出像吹喇叭一样的响声。可是，这一显见是无足轻重特点使他赢得了旅馆侍仆的无上尊敬的原因，每当侍仆听到这种响声，就像听到了什么吩咐一样总要把头发往后一甩，毕恭毕敬地挺直了腰，弯倒着头，问道：“还要点什么，先生？”吃过饭之后，绅士喝了一杯咖啡，坐在沙发上，把一只靠垫塞在背后，在俄国旅馆里，靠垫里塞的是非常像砖头和鹅卵石的硬梆梆的东西，而不是柔软轻松的羊毛。这时候，他开始打起哈欠来，显然有点疲倦了，叫人领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他躺下没有多久就进入梦乡，一口气睡了两个



钟头。醒来之后，他在一张纸片上写了自己的官衔、姓名，这并非他自己的意愿，按规矩送警察局备案的需要。伙计走下楼梯的时候，把纸片上的一行字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了出来：六等文官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当伙计还在非常小心、非常仔细辨认纸片上的名字的时候，巴维尔·伊凡诺维奇·乞乞科夫本人早已经出门闲逛去了。显然，他对这城市感到挺满意，因为他发现这城市无论如何不比其他省城稍形逊色：砖房的黄色油漆极其鲜明触目，木头房子的灰色油漆暗沉沉的，显得谦恭朴素。房子各式各样，一层两层的都有，甚至还有一层半的，但不管几层，都有一个被认为是很美观的阁楼。这些房子的布局，有些地方像是孤零零地就像不甚明朗的夜空的几颗稀疏的星，有些地方又拥挤成一簇，在这些地方当然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行人和盎然生气。一块块被雨水淋洗得几乎褪尽颜色的招牌像一排卫士，在等待检阅一样，但它们的服饰并不统一，上面画的是小甜面包或是长统皮靴，有一处画着一条蓝裤子，下面还写上了某一个华沙裁缝的名字。有一家商店出售制服帽和鸭舌帽，标着：“外商华西里·菲约陀罗夫”的字样，又有一家店门招牌上画着一张台球桌，桌边站着两个都穿着燕尾服打台球的人，我们戏院里等演到最后一幕时才姗姗来迟的看客们所穿的燕尾服和打台球的穿的燕尾服就是一种。这两个打台球的人正用台球杆在瞄准目标，两条腿弯着，两条胳膊有点往后缩，一副腾空弹跳后刚刚落地的架势。图下面写道：“台球房在此。”也有干脆招牌都不要当街摆着几张桌子，卖起胡桃、肥皂和跟肥皂相似的姜饼来的，还有一家小酒馆，招牌上画着一条身上插着一把叉肥大的鱼。见得最多的暗淡失色的双头鹰国徽，已经被“酒家”这一简洁的牌号



死 魂 灵

所代替了。路面到处都显得有点糟。他也去参观了一下城市的公园，公园里有几颗树，树必须得用三角形支架支撑，否则树就会倒到地上，但实际上，树已不重要，因为绿色油漆漆的三角形支架比树要美观多了，可是报纸在描写挂灯结彩的节日时却写道：“感谢地方长官为民操劳，否则我就无法享有庭园之乐，园内遍植嘉树，枝叶茂密，绿荫如盖，炎夏酷暑之时，惠人以清凉之佳趣”，又说“观夫市民满怀感激而心灵跃动不已，双目泪如泉涌，对市行政长官感恩戴德，此情此景殊使人感动莫名而掷笔三叹也。”他又向岗警详细打听了寻找市议会、政府机关、省长的最近路线，在这之后，他就走去看了一下在城市的一条河，这条河在城市中间流过，顺路扯下了一张粘贴在柱子上的戏报，以便回到旅馆有东西看，这时在木头人行道上走过一个长得挺不难看的女士，她后面走着，一个勤务兵装束的小厮，手捧一个包裹，他盯着女士欣赏了一会儿，然后再一次扫视了四周一次，仿佛要好好地记住地形似的，这才转身回去，一到旅馆旅馆侍仆轻轻地搀扶着他走上楼梯，进了他的房间。他喝过茶，在桌子跟前坐下，凑近叫人拿来的烛光，稍微眯缝着右眼，开始读先前顺路扯下的戏报。可是，戏报上吸引人的东西并不多：正在上演柯楚布的剧本，由波普廖文先生扮演罗拉，齐雅勃洛娃小姐扮演柯拉，其余的角色就根本用不着注意了。可是，他却把这些名字也一个不漏地全都读了，甚至池座的票价多少，这戏报是由省政府印刷局承印的，这些都读到了，然后，他把戏报翻过去，想从背后找点可读的东西，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擦了擦眼睛，把戏报整整齐齐折起来，放进他的那只小匣子，他有个习惯，不论碰到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总是要放到那只小匣子里去的。最后，在他



吃完一盘冷小牛肉，喝完一瓶喀瓦斯之类酸溜溜的饮料之后，他以鼾声如雷地进入梦乡，结束这一天。当然，所谓的鼾声如雷进入梦乡，是沿用俄罗斯某些地方的说法。

第二天，这位过路客人去拜访了城里所有的官吏。首先拜访了省长，那省长原来跟乞乞科夫一样，不胖也不瘦，脖子上挂着安娜勋章，甚至有人传说他就要荣膺星形勋章了，不过，他却是一个心肠非常好的人，有时还要自己在透空纱上绣几针哩。其次，他依次拜访了副省长，检察长、民政厅长、警察局长、专卖商、官办工厂的督办……全部有权有势的大人物太多了，多得无法都一一提到。可是，有一点毫无疑问：过路客人对拜客这件事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活跃，他连对卫生监督和城市建筑师也登门致了敬意。然后，他又许久地坐在轻便折篷马车里，琢磨着还遗漏了什么人没有拜访，可是在城里再也找不出其他的官员了。在跟这些权贵们谈话的时候，他善于很巧妙地对每个人都拍了几句马屁。他仿佛顺便地向省长提了一下，陌生人到了他省长管辖下的省里，有如进入仙境一般，道路到处都像天鹅绒一样平坦光滑，又说，那些善于任用贤明官员的当局是值得大大赞扬的。他对警察局长说了一些城市岗警的好话，而跟副省长和民政厅长谈话的时候，却偏要两次说错话，称呼他们做“大人”，结果这使他们非常高兴。其结果是：省长邀请他当天光临一个家庭晚会，其余的官员，有的请他吃午饭，有的请他玩波斯东牌戏，有的请他吃茶点。

关于他自己的一些事情，他从来不谈起，即使偶尔谈到也只是随便敷衍两句，而口气中含有一股显而易见的谦虚劲儿，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谈话明显带上几分书本上文绉绉的腔调：他是这尘世间，不值得旁人对多关注的一条百无一用的蠕



死 魂 灵

虫，他一生阅历已多，由于奉行真理官运不佳；他树敌甚多，敌人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现在但求安宁，所以要寻找一块地方定居下来，来到这城市后，他对当地官员表现无限的赞美和敬意，这便是满城上下关于很快就要出现在省长家的晚会上的这位新人物所能知道的一切。花两个多小时准备，参加这次晚会，过路客人对于修饰打扮如此用心，这确是不大常见的。他在饭后小睡之后，叫人端水来盥洗，把两边脸颊涂上肥皂，用舌头从里边把脸颊顶得鼓起来使劲地搓了好长时间。然后，从旅馆侍仆的肩膀上拿过毛巾，擦干他那张圆滚滚的脸从耳朵背后起前后上下，这是在冲着旅馆侍仆的脸接连哼哧了两回鼻子之后。然后，拔掉两根钻出来的鼻毛，对着镜子穿上硬胸，接着立刻套上一件赭橘色带闪光花点的燕尾服。这样打扮好之后，他就乘上自备的马车，沿着街道飞驰起来，街道被有时一闪而过的窗户里射出来的暗淡灯光照亮的无比广阔。省长的邸宅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但开舞会的气派也不过如此，门前车水马龙，一辆辆弹簧马车都亮着灯，两个宪兵站在门口，远处传来前导马骑手们的吆喝声，——总之，这儿的東西，都是光耀显赫的，刚走进大厅时，因为蜡烛、灯和女士们的衣衫晃晃闪闪得实在厉害，乞乞科夫不得不把眼睛眯缝起一分钟。一切都盈溢着光芒。像在七月炎夏，一大群苍蝇围住晶莹洁白的糖块飞旋一样，黑色燕尾服或者分散或者簇成一团，在这里那里闪动、飘荡。这时候年老的管家婆坐在敞开的窗子前面把大糖块砸成亮晶晶的小碎片，她周围围着一群小孩子，兴致勃勃地观看她那双粗糙的手拿着榔头上下起落的动作，而成群在空中游弋的苍蝇则趁着和风，俨如主人似的，肆无忌惮地飞进屋里，因为老婆子视力本来就差，再加上阳光照得她眼